

·抗联故事集·



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抗联故事集·

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抗联故事集，包括五篇反映抗联生活的战斗故事。

“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”，描写了杨靖宇将军领导抗联队伍，巧妙地歼灭伪“东边道讨伐司令”邵本良的故事。“杨靖宇飞了”反映了杨靖宇将军领导队伍躲过十六万日伪军“讨伐”的艰苦情况。“木炮破宾州”描写了赵尚志同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攻破宾州城的英勇事迹。其余二篇，也都是反映东北抗联生活的。

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

王 秋 肆 图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/16开·24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58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536 定价(5)0.11元

· 目 录 ·

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	1
楊靖宇飞了	12
木炮破宾州	20
月夜存粮	27
回忆参加抗联的日子	34

痛击日寇走狗邵本良

原东北抗联第一軍五团二連排长 赵成东 講

邵本良原先本是个土匪头子，杀人搶劫是他的拿手好戏，东北老百姓誰不恨他！老百姓在发誓的时候常这样说：“我要是干了亏心事，出門就会碰到邵本良。”这虽然是句迷信話，但可以看出邵本良在东北人民心目中是多么坏了。日寇侵占我东北后，他搖身一变成了二鬼子。日寇看中了他那忠实的亡国奴样子，把他的土匪武装編为一个邵本良团，他就这样当上团长了。他曾竭尽全力地帮助日本鬼子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。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他由团长升为东边道討伐司令，就更变本加厉地殘害人民，經常調动大批伪軍圍剿我們抗联，所以他也是我軍的一个死敌。

邵本良自从升为东边道討伐司令以后，兵权更大了，揚言要在三个月內消灭抗日联軍以及其他所有的东北抗日武装。鬼子和一些汉奸們也高捧他，称他为天才的“軍事家”，他的部队是“最有战斗力的部队”。伪滿政府为奖励他那“劳苦功高”的“治安精神”，曾多次授予各种勋章、獎章，他胸前几乎挂满了大小不等的銅牌、鉄牌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就在邵本良升为少将“东边道討伐司

令”的同时，我抗联一軍楊靖宇將軍命令各部队，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在邵本良上任的三个月内，狠狠地襲击他几次，讓事实来打打这位“邵將軍”的嘴巴。

各部队都按楊司令的命令执行了。在这期間，我們曾先后襲击了邵本良匪部五次：第一次是在柳河县孤山子，我軍一个連摸到邵本良大兵营去了，打死他二十多人，繳获枪二十余支；第二次是在通化县大洪沟，襲击了他三个連，繳获枪五十余支，并把他的老婆、儿子抓到了；第三次是在通化热水河子街，枪毙了邵团的楊“副团长”，同时繳了一个連的武器；第四次是在三道江，繳他所屬部队迫击炮一門，重机枪两挺；第五次是我軍部在新賓襲击了他的一个連。

这接二連三地打击，把邵本良的眼睛都打紅了。据说日本人罵他：“邵的心坏了！把武器变相地送給抗日联軍。”这个狗汉奸，并不以此为耻，却恼羞成怒地向我抗联发泄起来。同年六月，他不遗余力地調动了他能調动的部队，同时，还糾集了奉天混成旅（注）一部分，准备对我軍实行大規模的圍剿。

起初，发现有零星的敌人跟着我軍部后面走，跟了一个多星期。楊靖宇將軍却很沉着，他不但不分兵以縮小目标，却到处写信召所屬的各部队前来集結。我們五团是在樺甸与軍部会合的。当时我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每天就知道行軍。跟着我們的敌人越來越多，同样，我們的

注：“奉天混成旅”是伪滿的一支加强部队，武器装备較好。

部队也越集越多了。这时我们心里多少也有个估摸了。

一天，走到桓仁地区，我们都集中在一个大山的平坡上，高耸入云的青松遮住了天上的烈日。杨靖宇将军穿着一件白棉布衬衣，腰上掖着左轮手枪，斜挎着一个装着军用地图和重要文件的褐色皮包，他那高大而魁伟的身躯，严肃而坦然的面孔，和从容不迫的风度，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而肃然起敬。他走到部队中央，八百多双眼睛都注视着他，他首先问同志们累不累。我们都异口同音地说：“不累！”实际，怎么不累呢？每天都行军，敌人老跟在后面，我们还能休息好？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吃。杨司令接着问大家知不知道集合这样多人干什么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，每天都有小参谋舆论。但是这时却没有人回答了。沉默了一会，少年连的一个小家伙站起来说：“打邵本良呗！”杨司令一听笑了，他说：“是的，同志们可能都知道了。我们这几个月都是打他，现在我们还要打他，而且要彻底消灭他！”他这几句话，一下子吸引住了大家的心，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呀！邵本良是一个最狡猾的敌人，彻底消灭他是那样容易吗？可是，大家又十分相信杨司令的话，他从来没有说过大话，多少年来总是说到哪做到哪，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。但是究竟怎么去消灭呢？还得听杨司令的计策，同志们精神更集中了。杨司令接着慢慢地讲：“邵本良跟踪我们半个月了，我们也有意让他们跟，希望跟的部队越多越好。据可靠情况说，敌人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人了，其中包括奉天混成旅一个营三百人，估计东边道邵本良的主力部队也都来了。同志们要

做思想准备，我們要在一两天內，一举全歼敌人。”楊司令說話，历来宏亮有力，沒有一个同志不願听他講話的。尤其是战斗動員，他的話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，能鼓舞每个干部、战士勇敢杀敌。他接着分析敌我力量說：“也許有的同志会認為干不过敌人，因为敌人的兵力比我們多了一倍，装备也比我們好。可是，他們沒有認識到我們的有利条件，我們在座的同志，絕大部分都是經過篩子过多次篩出来的，都变成了真金，都能經得起烈火的考驗。后参軍的一部分同志，也經過了考驗，基本都很好。因此說，我們八百人是一个頂一个的，甚至有些要頂三个、五个。敌人在这方面就是个弱点，他們的士兵不知道为谁作战。”他这些話把同志們說的兴致冲冲，我心想：“我們排不就會經消灭敌人一个連嗎？何况敌人这次只比我們多一倍呢！就是多两倍也无所謂呀！”楊司令接着說：“我們的战略方針仍然是四不打：第一，地形不利不打；第二，不能击中敌人要害、不能繳获武器不打；第三，要自己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；第四，对当地人民有妨碍不打。我們打这一仗就必须符合这个原則。”他最后說：“我們的物資条件也很好，子彈有的是，粮食很充足，准备再把敌人拖两天，把他們拖累了就接。”動員会時間不长，可是解决了很大的問題，大家勁头更足了。

淺藍色的天空，浮飄着几朵白云，一輪耀眼的太阳，稍有些偏西了。我們穿过翠綠的森林，踏着密密丛丛的野草，不停地向新賓县进軍。敌机每天都要从我們头上飞过几次，就象寻觅食物的老鹰，飞得很矮很矮。我們每

次都隱藏到
樹樑子里，
不讓它發現
目標。

我們又
走了兩天一
宿，走到了
夾砬子山
溝，兩邊是
起伏的一望
無邊的大
山，山不但
高，而且很
陡。西邊山
腳有一條彎
彎曲曲的小
河，中間是
一條走牛車
的碎石頭子
道，也是從
桓仁去新賓
的一條要
道。楊靖宇
將軍看中了
這條溝，命



令各部队一律靠东边山脚停下，責成各級领导选好地形，讓部队隱蔽得一点目标也沒有，而且宣布了一項紀律：誰若是說話、咳嗽就要受到严重的軍紀处分。前面派出的部队伸出去約十多里长，軍指揮部就設在中間的一个山腰上。五团在部队的最后面，我們二連又在五团的后面，李明海团长指定我們連埋伏在一个象两条褲腿的山脚下，这正好是夹砬子山沟的沟門，敌人进来首先要从这里經過。由于沟門地位重要，軍部特意配备三挺輕机。我們全連待在一溜干涸的水沟里，这溜沟随着象两条褲腿的山脚伸到外面，沟里沟沿都长着一丛一丛的蒿子和錯草，往里一趴外面根本看不到。說老实话，我們早就等待这一天，近来总是急行軍，仗又撈不到打，两手感到癢得慌，另外，肚子也需要填一填。我們找好地形后，各自就开始吃干粮了。

太陽的光綫已被西山挡住，我們在这里埋伏已經三个小时了，滿山沟沒有一点动静，只有对岸小河的流水嘩嘩地响着。同志們都在焦急地等待敌人，沒有一个敢咳嗽的。忽然連部傳令兵小李摸来对我說：“赵排长，敌人追来了，上級命令你們准备战斗！”这个消息惊动了我們全排，大家的情緒都高涨了。我挨个檢查了大家的准备情况，同志們一个个精神百倍，将子彈輕輕地推上了膛，又重新檢查了自己前面的隱蔽物。

我趴在一棵小树底下往南面瞅瞅，看不出什么特別征候。不过，我們这山沟好象比以前更加沉靜了。半个鐘头过去了，我又往南面瞅瞅。啊，敌人从远处来了！我回

头看看排里的战士，他们也都看到了，一动不动地趴在草棵里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人来的方向。

一会儿，便听到了敌人的脚步声，接着，敌人离离拉拉走过来了。我们埋伏的地方离大路不到五十米，所以，敌人的一切行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走在前面的是四十名尖兵，一色是三八大盖，个子一般高，有的扛着枪，有的大背着枪，距离三步、五步不等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打闹玩，个个都有十足的流氓劲！距离六十步远左右，大部队上来了，头一个是个矮胖子，穿着一身黄料子军衣，进沟就拿起望远镜东瞧西瞧，胸前别着好些牌牌。他刚把望远镜放下，正好走到我正面。啊呀！这家伙不就是邵本良吗？一年前差点被我们活捉住，因为那时不认识他，把他放跑了。今天这个老王八蛋又来了，瞧吧！这次该收拾你了。趴在我后边的小刘轻轻对我说：“是邵本良！”我瞪了他一眼，表示不要他说话。再看看同志们有的眼睛瞪的溜圆，有的嘴唇在颤动，跃跃欲试，要不是纪律的约束，有几个邵本良在这里也进闹王殿了。

邵本良后面跟着一匹红色大洋马，一个士兵给牵着。随后，是两个步兵连，一个连扛的全是七九步枪，另一个连扛的全是三八大盖。他们走的大概都很累了，一个个无精打采地低着头，不象前面尖兵那样活跃。后面便是机枪连，伪军们分别扛着八挺轻机和二十多箱弹药，他们累得就象死狗，帽子都戴在后脑勺上，敞开着胸前的扣子。接着又是两个步兵连，扛的全是三八步枪。越是后面的部队越糟糕，距离拉的很大，有的一拐一拐地走着，

有的竟拄着一根棍子，衣衫被汗漬得透湿。接着过的是炮兵連和重机枪連，在三十多匹馬上驮着兩門迫击炮，四挺重机枪以及若干箱彈藥，随后又是离离拉拉的步兵。敌人过了足有四五十分钟，可是指揮部也不鳴枪，我心想：敌人快出我們的包围圈了，怎么还不打呢？我們的腰都趴痛了，但誰也不敢乱动，別說动，就連喘气都是輕輕地，生怕被敌人发现目标。

最后面的是奉天混成旅，一看便知道，他們肩上都橫帶着綠色肩章，領上有銅字，他們拚命地在后面緊攢。敌人也很少說話，滿山沟只听得沙沙的脚步声和噠噠的馬蹄声，空气異常緊張而寂寞。就在这时候，从中間山腰傳來兩声“叭叭”的指揮枪声。受惊的敌人，刚一抬头，我們的子彈就象狂风暴雨一样飞向他們，道上的敌人如同被割的高粱，一片一片倒下。他們倒扛着枪，大背着枪，怎經得起这閃电似的襲击呢？有的敌人撒腿就往沟外跑，我們守在沟門的部队，加上三挺輕机枪的配合，把他們的出路切断了，除打倒一些以外，剩下的又貓着头窜回去了。奉天混成旅只进来五六十人，全倒在我们前面，沒有进沟的敌人，調头往回跑了。

战斗很激烈，沒有打死的敌人，匆匆滾到对面小河里，以河床为基地，对我軍也展开了猛烈的回击。他們帶的子彈多，武器又好，便想作垂死掙扎，不要命地向我們这边乱放枪。子彈嗖嗖地从我們头上掠过，机枪就象炒爆豆，滿沟喀喀喀地响个不停。

“交枪不杀，寬待俘虏！”我們对敌人展开了政治攻

勢，全綫都喊開了。頑固的敵人，根本不聽這一套，繼續頑抗。他們也大喊：“紅軍投降吧！优待！优待！”兔崽子，沒揍死你們就是便宜你們了！我命令部隊猛打。敵人罵人是經過訓練的，一串一串的粗魯話罵个不停，越罵，我們就越打。

激烈的戰鬥進行了一小時，敵人因為是被伏擊的部隊，無論是地形和其他條件，都比不過我們，許多偽軍失去了指揮，象羊羣似的在小河里亂蠕動。不久，我軍指揮部便發出了沖鋒的號令，在機槍掩護下，我率領全排同志，端着刺刀“殺殺”地向敵人沖去。全綫就象決口的河堤，洪水一擁而出，震人心魄的殺聲，把敵人吓得目瞪口呆。我大喊着：“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繳槍不殺！”一個日本鬼子起來就向我撲來，并說：“我的不是中國人，我的不繳槍！”好小子，真大胆，我“叭”就是一槍，那個鬼子的腦袋開了花，一個倒栽蔥插到小河里。偽兵見勢不好，也起來與我們搏鬥。我左边的大个子一号，平时摔跤玩就是个无敌的大力士，在戰場上打敵人的勁頭更大，他卡卡兩刺刀，挑死兩個敵人。沒有戰鬥經驗的小馬，哈着腰去繳一個敵人的槍，敵人猛的一腳，把小馬踢倒了，端着槍就往他身上刺去。就在这千鈞一發之際，槍法最准的三号，一槍結束了那家伙的狗命，挽救了險中的小馬。敵人胆顫了，不敢與我們再拚，乖乖地舉起了手。我們排抓了二十六个活的，靠沟門一帶的戰場已扫清，但沟里还在撕杀。刘連長命令我将俘虏交給連部，留三人看守，帶着其余的同志，進沟里去支援兄弟部隊。我接

受命令后，迅速領着部隊往溝里跑，呵！兄弟部隊正干得起勁哩！到處傳來“共產黨勝利萬歲”的聲音。這是我們一軍規定的口號，誰要繳到重武器（輕機槍以上）就喊這句口號。等我們趕到現場，大戰基本結束，活着的敵人都舉起了手。我們便幫助繳槍。輕重武器真是多得無法拿。河溝里、道上遍地是敵人的屍體，小河的水都染紅了。我們排的六號，大背着槍，獨自跑到山腳去取一個敵人屍體上的槍。當他把敵人一個個翻了，剛蹲下去取槍時，屍體猛地站起來，一下子把他捺住，兩個人就此摔開了。我立刻帶兩個同志去支援，等我們趕到，六號的肩膀被敵人咬去一塊肉，鮮血直往外冒。我當時真恨極了，狠狠地用槍托向敵人頭上砸去，一下把他的腦漿都打出來了。這家伙原來是一個日本鬼子。六號被救後，感動得流出熱淚來，他說：“排長，我太麻痺了。”我沒有批評他，只說了几句安慰的話，替他包紮了傷口。

全綫的戰鬥勝利結束了，各單位都押着成羣的俘虜，背着沉重的勝利品，往北面老崗轉移。一個俘虜對我說：“邵本良在這裡負了重傷，把前面的尖兵帶跑了。”我听了感到非常悔恨，怎麼沒有把他打死，讓他頂着腦袋回去了呢！

到了老崗頂上，楊靖宇司令帶着勝利的微笑對我們講了話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！感謝你們英勇作戰，我們勝利了！這次給敵人一個致命打擊，全歼邵本良匪團及其他敵人一部分。我們光活抓的敵人就有八百多名，斃死的大概不少於三百。今天我們又要改裝了，每人都可以任意選



一支好枪。我们还缴了两门迫击炮，两台无线电。但是，我们不能骄傲，还要争取更大的胜利！”杨司令热情洋溢的话，象火一样点燃起我们兴奋而炽烈的心情，队伍里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不久，传来伪满政府向桓仁、新宾、清原三县各摊派一百五十付棺材的消息。走狗邵本良进奉天医院不久，即结束了他那条可耻的狗命。从此以后，再也听不到“邵本良”这个令人痛恨的名字了。

(龙越武记)

楊靖宇飛了

原東北抗聯一軍軍長警衛員 張泰山 講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，鬼子的冬季討伐開始了。號稱十六萬之眾的日軍、偽軍、警察、憲兵的聯合隊伍，降禍在輯安、臨江、通化等五個縣區。我們這一部分隊伍被層層包圍了。敵人揚言堅決勦滅南滿“紅匪”（指抗聯一軍），並且懸賞通緝楊靖宇將軍：“活的一千五，死的一千，報信的五百（偽幣）。”

十二月五日清晨，鷄才叫過頭遍，靖宇同志和我們警衛排一行三十名戰士，從輯安縣黃柏甸子的一個屯子出發，往西南溝的縱深轉移。我們躲開山路，鑽進荊棘縱橫、野藤交叉的林子里。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，也不知道走出了多遠。當黃昏降臨的時候，我們在一个盆地的中央發現了一座破爛不堪的民房，我們小心地走了進去。屋里面空洞洞的，除了兩面缺席的土炕，一孔無鍋的火灶和布滿屋角的蜘蛛網，再也沒有別的了。院子里只有一個牲口圈和一座苞米樓。

“同志們！這就是我們隱蔽的地方，我們在這住下了。”靖宇同志說。在這住下怎么能成呢？敵人眼看就要開進黃柏甸子，這座房子是一個很顯著的目标，多不保

